

第七屆香港青少年科幻小說創作大賽得獎名單(2018年6月2日)

學校	參賽者姓名	作品名稱	獎項
小學組			
英華小學	宋亦丁	中微子	冠軍
拔萃女小學	馬端行	完美的成績單?	亞軍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徐樂怡	植入腦部的微型晶片	季軍
拔萃女小學	陳臻誼	致命的電腦病毒	優異獎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劉證瞳	瘋狂鳥兒星球大作戰	優異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崔允泰	新地球計劃	優異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葉浩宏	貝殼指引的路	優異獎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灣)	陳旻謙	地球 2.0	優異獎
樂善堂梁鍊琚學校	麥智冲	未來遊記	優異獎
英華小學	余睿恆	愛的真諦	優異獎
英華小學	張家睿	地球保衛戰——少年兵團	優異獎
英華小學	莊逸曦	時光隧道——回到未來	優異獎
英華小學	陳世康	滅	優異獎
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	王樂	再生人	優異獎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許承恩	消失的大廈	優異獎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張澤睿	活捉新美杜莎	優異獎
保良局錦泰小學	趙東浩	深坑	優異獎
白田天主教小學	司徒子猷	末日隕石	優異獎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	程俊琛	末日生存記——創神傳	優異獎
初中組			
保良局羅傑承(1983)中學	鄧懿筠	能量島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丘宜恩	蜜蜂之災	亞軍
沙田官立中學	歐泳儀	機器人 713 號已被激活	季軍
優才書院	江雍瑤	靈靈·壹	季軍
優才書院	俞瑋琛	末日危機	優異獎
匯知中學	陳逸桐	微型小說	優異獎
中華基金中學	梁曦文	機械人聯盟	優異獎
中華基金中學	張皓霖	梵蒂岡的時光機	優異獎
中華基金中學	趙淳樂	智慧——不可能的任務	優異獎
皇仁舊生會中學	莊梓晴	橄欖枝	優異獎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周考賢	沒有地球的一天	優異獎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葉美琪	火星探險記	優異獎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劉昭滢	隱形與看不見	優異獎

佛教黃允畋中學	姚靖彤	病毒密碼	優異獎
佛教黃允畋中學	陳嘉盈	尋樂之旅	優異獎
元朗公立中學	鄭逸俊	決戰異蟲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李樂睿	「彼岸花」計劃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楊逸朗	動物糖果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鄧俊穎	動物溝通器	優異獎
高中組			
香島中學	關怡然	擇優	冠軍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何嘉駿	阿淼	亞軍
中華基金中學	黎永然	人工知己	季軍
中華基金中學	洪梓軒	本體論	優異獎
中華基金中學	何灝政	再見·賈森	優異獎
中華基金中學	朱采彤	重啓	優異獎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房承熹	夜半琴聲	優異獎
寧波公學	吳詠恩	理想生活	優異獎
眞光女書院	周詠彤	孝慈研究所	優異獎
嘉諾撒聖心書院	李穎喜	音樂夢	優異獎
嘉諾撒聖心書院	潘嘉儀	人工腦	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繆嘉恩	天使	優異獎
曾璧山中學	歐陽曜鈞	宇宙漂流手記	優異獎
佛教黃允畋中學	黃景愉	被毀掉的時光機	優異獎
佛教黃允畋中學	黎東琦	人類最後的希望 - 終結與開始序章	優異獎
佛教黃允畋中學	潘嘉儀	女生都是克隆人	優異獎

小學組冠軍

英華小學 宋亦丁 <<中微子>>

一粒粒中微子在世間穿梭。它們悄悄來臨，悄悄離去。宇宙對它們來講不過是個空泡，它們就這樣在星際中飄蕩，比羽毛還輕，比空氣還輕……但宇宙，又能有多重呢？

林曉飛 2043年7月28日

此刻，香港是座正午時分繁華的城市；

此刻，一所小學聳立在繁忙的街道上；

此刻，一百多位同學正式小學畢業，開始人生的另一段航行，林曉飛就是其中一員。離開母校前，她望着一羣一年級的學生，面對面玩着「照鏡子」遊戲，不禁感嘆：不知何時才能找到如此美好、純真的時光？轉過身，她踏出了校門。

張騰 2063年9月12日

張騰作為林曉飛的丈夫和科研搭檔已三年。三年中，這兩位世界上數一數二的頂尖科學家，投入了大量心血建造極具歷史意義的機器，林曉飛負責構造理論，張騰負責實驗。此刻，張騰剛完成兩天的大型實驗回到家中，十分疲倦。

「有進展嗎？」張騰有氣無力地靠著書房門。「只差主公式的驗算了。你先休息一會兒，我能搞掂！」林曉飛頭也不抬地回答。張騰放下公事包，倒在沙發上，不知不覺墜入夢鄉。夢中，他看到不同原子組成的分子慢慢變大，形成一朵雲。突然，雲層破了一個洞，他從洞中墜落，卻意外墜入了童年——兩個孩子正在玩「照鏡子」遊戲，其中一個孩子大叫：「張騰，你又贏了！」誰知這一聲大叫卻突然變為林曉飛的尖叫：「公式錯了！」張騰被驚醒，從沙發上一躍而起，跑到書房，拿起紙筆，刷、刷、刷，「真的錯了！」張騰幾乎要哭出來，「不幹了！」他發出聲嘶力竭的怒吼。

喚醒粒子 2064年5月8日

近一年的時間，林曉飛不停地寫寫算算，用盡各種辦法也想不出怎樣遠距離用超光速傳送一個物體。張騰也不順利，理論不是他的強項，沒有了林曉飛的理論支持，做再多的實驗也無濟於事。

一天，放鬆閒聊之餘，林曉飛說：「要能回到兒時美好的時光，該多好啊！」張騰未回應，他沉浸在思考中，但這句話卻讓他想起他的夢。靈光一閃，他神秘地笑道：「玩過『照鏡子』遊戲嗎？」林曉飛一頭霧水，這和研究有什麼關係？張騰只講了兩個字「量子」，張曉飛恍然大悟，興奮地在客廳手舞足蹈：「問題解決了！」

超傳機 2074年3月4日

超光速物體傳送機——超傳機今日正式亮相。它是利用一種名叫「量子糾纏」的粒子特性運行的。「量子糾纏」是指一個粒子跟它的姐妹粒子永遠做相反方向的運動，一個粒子向左轉，另一個一定向右轉，不管距離多遠，不管它們之間的「通訊」速度是否違反相對論。運用這個原理，在超傳機這一邊「死去」的粒子，在另一邊又能以相同模樣的粒子形式「復活」。有了它，人類基本實現了童話世界才會出現的「瞬間移位」。

中微子突變 2084年3月4日，凌晨

一直被我們遺忘的中微子仍在航行。在漫長的時間裏，它吸收了很多能量，一直未能釋放，直到今天……

今天，張騰和林曉飛走進屬於自己的超傳機，目的地是 YW/V-黑星（地球的第二顆衛星，有大氣層、液態水，因不反射太陽光各種波型，直到 2043 年才被發現）。他們面帶微笑地點頭示意實驗室外的兒子張陽按下啓動鍵。「三、二、一，啓動！」……一道強光，一聲巨響，接着是死一般的沉寂。

不知哪裏的差錯，一個量子訊號傳送的異常，導致訊號中的電子撞向中微子，從而讓中微子加熱加速，蘊含其中的能量迅速被轉換為質量($m=E/c^2$)，也就是說原本細微的中微子突然變大了。

災變 2084年3月4日，美國紐約

一粒粒中微子從四面八方湧來，推開阻擋它們的一切粒子，毀滅一切：道路、橋梁、大廈……甚至人的基因，世界一片混亂。受災區，人們排山倒海湧進醫院，慾求修復 DNA，因「人踩人」而死傷者不計其數；未被波及地區的人們都躲在地基裏企圖逃避中微子的襲擊。

這時，一顆中微子直接撞向帝國大廈的地基，隨着「轟隆」一聲巨響，地球的喪鐘敲響了。

大衛計劃 2084年3月5日

「還有五天！」張陽博士神情凝重地望著眼前的科學家們，「『巨中微子病毒』正在擴散。目前，應對方案有兩個：一是逃往太空。這個計劃並不長遠，因為病毒也會擴散至太空，它終將會把我們逼到走投無路的地步。相比之下，第二個方案更可行，它就是『大衛計劃』。在《聖經》中，大衛靠小石子制服了巨人，而我們將依賴科學制服『巨中微子』！」

張陽移了移演講稿繼續說道：「如果『大衛計劃』成功，地球、甚至宇宙裏的所有粒子都會變大，人類會變成巨人，『巨中微子』相比之下將再次變成粒子中的小不點兒，這樣，它的『航行』將暢通無阻，避免了和其他粒子發生反應的機會。具體操作細節便是把所有粒子都放入粒子撞擊機，再用電子以 1Gev 的能量轟擊這些粒子，讓它們釋放能量，進行『能質轉換』。計劃實施期，大部分人可以居住在『防中微子區』，那是用強核力保護的一個區域，『巨中微子』無法進入。目前最爲緊迫的任務是歐洲和非洲的防中微子區仍在建設中，人類是否滅亡在此一搏。謝謝！」台下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地球 2089年3月8日

「大衛計劃」成功了。五年前一場罕見的席捲全球的暴風雨減緩了「巨中微子病毒」的蔓延速度，給與「大衛計劃」足夠的執行時間，現在地球上的一切都變得巨大。現存的唯一一輛「矮小」的汽車被保存在強核力博物館中，而新的人類是名副其實的巨人。

張陽站在父母的墓碑前，撫摸著他們的名字：「爸媽，我們都變大變重了，但人生的意義，又能有多重呢？」

小學組亞軍

拔萃女小學 馬端行 <<完美的成績單?>>

「地殼中儲存量最大的五大元素是甚麼？」二十一隻小手齊齊舉起，只有一個小男孩默不作聲地垂下頭來——他是小一甲的羅傑威。他沮喪地輕歎了一口氣，心裡嘀咕着：其他同學也不就是於 2118 年出生的嗎？為甚麼他們懂得回答這麼深奧的問題，但他卻毫無頭緒的呢？

「叮噹……叮噹……」傑威拾起化學課專用的記憶咭，準備乘搭穿梭升降機往地面待媽媽接他放學。甫一步出升降機門，傑威的媽媽從一大群家長中衝出來，然而她並無和其他家長般一見到孩子便喜孜孜地又擁又吻的，只是冷冷地瞪了傑威一眼便問道：「數學測驗多少分？」

「九……九十五分……」傑威怯生生地回應，頭垂得再低一點。

「甚麼？這麼低分！你這笨小子！哼！恐怕其他同學們全滿分吧！」

「但那份測驗卷很是艱深，我亦盡了力的……」

「別再推卸責任了！」媽媽怒氣沖天地大吼起來。

傑威拖着沉重的步伐隨着媽媽踏上特速滑翔道。一個身影閃出來，口甜舌滑般的說：「太太，基因改造療程，有興趣嗎？能大大提升你兒子的智商！由鼎鼎大名的豐教授主理！」

板着臉的媽媽快手從那傳銷員中接過單張後，她的雙眼頓時發亮，滿臉通紅，像一根剛被點着了的蠟燭似的。傑威按捺不地往那傳單瞥了一眼，嚇得雙腿像彈棉花那樣，忍不住打顫，並說：「媽媽，那……那甚麼基因改造……您不是想我……」

媽媽怒容滿面地道：「羅傑威！你給我閉嘴！整天囉囉唆唆的！」

媽媽一邊在滑翔道按了回家的指示，一邊暗裡想着：太棒了！有了這療程，我這笨頭笨腦的兒子終於得救了！她滿臉堆笑地幻想傑威長大後能成為一位享有盛名、舉世矚目的大科學家，而她自己則能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了！傑威見到沉醉在美夢中的媽媽便心感不妙，一陣恐懼感頃刻之間湧上心頭。

一踏進家門，媽媽便迫不及待地在電腦前搜尋資料呀，聯絡這聯絡那呀，而

機械人寶寶則上前迎接傑威，並為他奉上一杯高營養熱可可。但見傑威愁眉苦臉的，寶寶便親切地問道：「怎樣啊？你沒甚麼？是給媽媽責備嗎？告訴我好了！我倆是好知己嘛！」寶寶的大眼睛眨了又眨，流露出一臉的誠懇。

傑威沒精打采地坐到練習本堆積如山的書桌前，然後便一五一十地把剛發生的事向寶寶娓娓道來。

「噤噤……」定是媽媽開書房的門把了！傑威馬上裝出讀書的模樣，而機智的寶寶亦裝模作樣地抽問傑威題目。媽媽眉飛色舞地道：「知道嗎？知道嗎？豐教授答應了明天為你進行基因改造療程！這不愧是天大的好消息吧！以後你的測驗考試定滿分了！哈哈！」

第二天的天氣有點反常的，明明才是九月，卻吹着凜冽的北風。風聲呼呼地在媽媽耳邊迴響，彷彿在勸告她：「羅太，改變主意吧！下場或許會不堪設想的。」然而，媽媽神情興奮地急步走向時光醫院，至於傑威呢？他緊握住寶寶的手，未知是寒風，還是恐懼，令他直打哆嗦。

醫院的自動門一開，那白得反光的牆壁及刺鼻的藥水味令傑威一陣暈眩。在他還未能定過神來之際，一名穿着白袍、眼睛炯炯有神的男子一臉自信地朝他們走來：「大家好！我是豐教授！你肯定是傑威了！呵呵！怎麼愁眉不展的模樣？你將會變聰明起來，理應高興才對吧！呵呵！」

媽媽連忙點頭附和，而正當寶寶希望上前安慰傑威的時候，豐教授及他的助手已一溜煙似的把傑威半拖半拉地抱上手術牀。寶寶呆楞楞地目送傑威進手術室，依稀還能聽見傑威啜泣的聲音，而旁邊的媽媽，已找到舒服的位置坐下來，一派悠然自得地按手機了。

在電光火石之間，傑威只覺眼冒金星，天地黑成一團。他全身變得軟弱無力，連想哭泣的能量也失去了。

傑威甦醒時，發現寶寶倚在他身旁。「傑威！傑威！你醒了！太好了！你感覺如何？看！我為你準備了你最愛吃的高鈣芝士麵啊！」媽媽一如以往地在按着電話，令傑威感到一切似曾相識，但怎麼說呢？他的心似是虛虛冷冷的。他衝口而出：「我才不吃麵！快回家吧！我要趕着做功課呀！」寶寶不知所措地未能回應，媽媽卻歡天喜地的想：我的兒子第一次主動做功課，看來療程成功了！

傑威三步拼作兩步地往家直奔，一股腦兒地埋首在書本中，簡直到了廢寢忘餐的地步。這情景天天如是，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永無休止。寶寶傷心欲絕，因為傑威已對他視若無睹，而媽媽呢？她收到傑威一份又一份全滿分的測驗卷，該是夢想成真了。然而，兒子視她如陌路人的感覺，唉，令拿着那張完美的成績

單的她淌下一串又一串的眼淚。她找上豐教授問他有沒有把傑威打回原形的療程，但她得到的回覆是：沒有。

小學組季軍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徐樂怡 <<植入腦部的微型晶片>>

這個故事的主角是小樂，他為人積極樂觀，充滿好奇心，懂得感恩，又會珍惜身邊的一切。他喜歡自己生活的世界，亦十分享受他在這個世界裡所擁有的一切。

可是，一個雷電交加、大雨滂沱的晚上，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那天，小樂肚子很餓，唯有冒雨衝進一間便利店，要買些東西吃。在等候食物的時候，他看了看手機，屏幕上有一條特別引人注目的訊息：科學家發現地球附近出現了一個小型蟲洞，未來幾天裡或許會發生奇怪的事情，請各位注意：市民最好還是留在家中。

蟲洞？甚麼是蟲洞呢？小樂懷著好奇的心打開手機上的瀏覽器，去尋找一些關於蟲洞的資料，原來蟲洞是一個可能存在的、連接兩個不同時空的狹窄隧道。上網查完資料後，小樂感到有些不安，只想快點跑回家，因為他不想被吸進這麼一個可怕的空間裡，他不想失去現在的朋友，他更不想失去他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可惜事實總不如人意，突然一陣強風迎面而來，小樂迷迷糊糊的，完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就漸漸地昏倒了……

過了一陣子，小樂終於醒來了，他東張西望，眼前的一切令他大為驚訝，四周聳立著一棟棟的摩天高樓，街道上還有幾個機器人在派發傳單，多先進啊！他好奇地撿起一張當日的報紙，並慢慢地朗讀起來：2122年3月1日……慢著，這裡是2122年？「我到了未來嗎？」他想。小樂一直想不通剛才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突然，他發覺四周藏著不少奇異的目光，他們好像不甚歡迎他的到來。

小樂假裝看不見這些來者不善的目光，垂下頭，半摀住眼睛，急步地「逃」離了這個地方。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小樂漸漸適應了新環境，他不再覺得自己是異鄉人，他想盡快了解這地方的一切，他嘗試問問當地的人，問了很久，卻沒有人願意告訴他。突然，小樂聽到附近有一陣吵鬧的聲音，他便走過去打聽了一下。他看見了一座宏偉的雕像，旁邊有一個導賞員正在解釋這個雕像的由來。聽了導賞員的介紹後，小樂才知道原來那是一個十分厲害的博士，曾對社會作出巨大的貢獻。小樂還是十分好奇，便走上前詢問那位導賞員關於那個博士的事，他說：「這位博士對現今科技的貢獻十分大，他研發了一塊微型晶片，透過這塊晶片，任何人都能讀取別人內心所想的、真正的看法。只要某人植入了這塊晶片，別人

心裡所想的一切就會呈現在自己眼睛的屏幕裡。」

聽完他的解釋後，小樂就在想：這樣說來，這個科技也算是一項造福人類的偉大發明啊，假如我也能親身試用就好了。之後，他便提議那位導賞員為他植入這塊微型晶片。「啊——」的一聲嘶叫，晶片已迅速掉進小樂的腦袋裡了。小樂睜開眼睛，發覺自己就像戴了一副數碼眼鏡一樣，一堆堆的數據，一大堆別人的想法都呈現在自己的畫面裡面。那時候，他慶幸自己發現了一樣很有趣的東西。

剛開始的時候，小樂利用這塊晶片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還十分喜歡這種能夠讀取人心的科技，因為這樣人與人之間就不用互相猜度，無論對方有甚麼煩惱，自己也能第一時間知道，為朋友解憂。但日子久了，這種讀取人心的科技卻令小樂感到厭惡，因為他知道了別人在心裡是如何想自己的，知道了別人所有的心底話，但或許那些心底話可能一大半都是好聽的話，亦有一些卻可能是自己根本不想聽到的，更可能是一些令自己難以接受的話。就這樣，這種讀心術開始影響小樂與其他人的關係，有時候甚至會引起一些朋友之間的紛爭呢。

小樂回想起，在自己本來的時空裡面，雖然沒有這種那麼神奇的科技，無法讀取別人內心所想的，但正因為這樣，卻維繫了人與人之間良好的關係，有時候或許心中會對某個人有一些負面的看法，但我們也會選擇把這些想法埋藏在心裡，不說出來，因為我們都知道如果萬一說了出來，別人就會覺得難過，覺得難受；相反，雖然我們知道了別人在心裡是如何看自己的，卻換來了紛爭，卻換來了一些負面情緒，反而弄巧反拙。

這時，小樂想回到原來的時空裡，因為他不想失去原來的朋友。因此，他花了幾年的時間，經過無數次的失敗和實驗，終於仿照前人的經驗，發明了時光機，回到了104年前。

小樂重回舊地，發覺一切都沒有改變過，就像自己發了一場夢一樣，可是他知道這肯定不是一場夢，因為在他的腦袋裡還有一塊微型晶片，那塊可以讀取人心的晶片。

小樂長大後，成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心理學家，因此很多人都來請教他為甚麼他會知道他們心裡所想的，而每次小樂都句句屬實地把他到了未來的經歷告訴他們，卻沒有人願意相信他所說的話。

不少人都希望把小樂的腦給剖開，想看看他所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直到小樂死的一天，一位博士剖開小樂的腦袋，發現裡面果然有一塊微型晶片，而這位博士，其實就是小樂在未來所看到的雕像的那位博士，也就是導賞員所說的，發

明這塊晶片的人。這樣說來，或許小樂穿越未來是命中早已注定的事……

初中組冠軍

保良局羅傑承(1983)中學 鄧懿筠 <<能量島>>

「耀星中學一名方姓男學生昨天於海旁懷疑跳海自殺，有關部門已派出部隊搜救，至今仍未能找回該……」電視機播放着耳熟能詳的新聞報道。是尋常的報道，卻是讓人吃驚的名字。

在輪椅上淺睡中的我，猛地睜開了眼。

「耀星中學方姓男學生？」電視機投影出失蹤學生的照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著屏幕上熟悉的臉孔，心裏有如千刀萬刮。

方強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堅強，從不放棄。可是，他卻也敵不過生活的困難，放棄了生命……

夜色漸濃，清冷的月光灑落在我那金屬銀的輪椅上，卻反射出異常的藍光，在暗黑的屋子裏大放異彩。

輪椅的智能手動操作屏幕忽然閃了閃，轉換成自動操作模式。

「甚麼回事？」我暗暗吃驚。

這把智能輪椅，一旦啟動了自能操作模式，便不再由我控制。而且啟動此模式，必定是有人在遙控。如果那人不是我，那會是誰呢？

輪椅一下子衝向大廳中央，差點兒把我甩了出去。為免重蹈覆轍，我緊緊抓住輪椅的手柄。但往往世事不如人意，我突然感覺腳下一空，當我知道抓緊手柄是沒用的時候，已經掉了進地板的機關。

「啊！」我的尖叫聲直衝雲霄。不，是直衝地面。

下墜的速度比想像中慢得多，就像戴上了降落傘一般。我還有時間去擺個優美點的姿勢。

不知下墜了多久，原本眼前的一片漆黑，漸漸變成模糊的霧氣，然後，竟然湛藍的天空！

我緩緩落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抹了一把冷汗。

眺望着天上的雲彩，坐看身邊無垠壯麗的田園，我摸了摸左腳的腳托，沒有絲毫的痛楚。

「阿晴，你怎麼也來了這裏？」一把熟悉的聲音，在背後柔柔地隨風吹來。

轉過身去，我忽然呆住了。

喉嚨哽咽著，淚水已在眼眶打轉，卻倔強得怎也不肯掉下來。

是他，那個熟悉的他。

「方強！你知道我有多擔心你，我以為……我以為你……」淚水終於忍不住潸然流下，我看着他，握緊了拳頭。

「別哭了，我現在豈不站在你面前？好吧，既然你來了，想必也準備好了，我現在便叫它們來。」方強忽然按下了他手錶一顆按鈕。

「甚麼準備好？甚麼它們？」我驚訝道。

方強很訝異，微微張開了口道：「難道你不知道？」

「我只是……只是誤打誤撞掉進了這裏，幸好現在毫髮無損。這裏究竟是甚麼地方？」我有點激動。

「這裏的地心吸力受調控，你當然沒事了。」他托了托眼鏡，繼續道：「這裏是機械人創造的世外桃源，你所看見的一切，都是已經超越太空科技的製造。」

「它需要我們的協助。」方強道。「它們能夠給予我們無憂無慮的生活，在這裏我們能卸下所有壓力，得到真正的自由……」它眼中充滿了憧憬。

「在這裏，永遠沒有陰天。」他深邃的雙眼緊盯着我。

「只有晴天。」向我踏前了一步。

我自然地後退了一步。

「沒有戰爭與災難！」他似乎激動起來，衝過來並興奮地伸手抓住我的肩膀，「只有幸福與和平！」

「夠了！你別瘋了！」我大力甩開他的手，面上滿了驚訝的神色。

還是他？這個陌生的他。

「你究竟怎麼了？你為甚麼變成了這樣……以前的你在哪兒？」我亦低下頭，不經意地讓淚水重回它的崗位。

「可能人會變，月會圓……以往我的樂觀、堅強，根本全是撐出來的。」他苦笑。「自從我的父親拋棄了我，我和母親便相依為命。但以母親微薄的工資，又怎能熬下去？」

「看著母親天天熬夜，只為了替我交學費。但我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讀書的材料，將來也難以賺大錢去養她。我是她一輩子最大的負擔，沒有了我，她才可以活得快樂、活得自由自在。」

「不是這樣的！」我大呼。

不顧我的反應，方強繼續道：「我當時十分絕望，本來打算一死了之。但一連串奇怪的事隨即發生了。」

「我開始不斷收到邀請信，寫着往能量島的邀請信。只要有足夠的負能量，按著指令自行了斷，便能穿越時空裂縫，去到這個世外桃源……」

我驚恐地搖頭：「不可能……」

方強的目光有意無意地落在我的右腳上：「你應該知道，你來到這裡，是有原因的……」

我低頭，盯着自己的右腳。自從四年前的車禍，我失去了行走自如的能力，右腳換上了義肢。從此我變得鬱鬱不歡，爸媽每天想盡辦法去哄我，卻無補於事。

天天在家百無聊賴，就像個廢人一樣。看著封塵的芭蕾舞鞋，就如不能再觸碰的夢想，生活的意義好像慢慢在消逝……

「歡迎來到能量島！」原來之前方強說的「它們」是這些機械人。

說話的那個最與別不同，它的腦袋插滿了筆芯般大小的晶片，各寫著了不同人的名字和編號。

我還未意識到發生什麼事，那機械人雙眼閃著藍光，開始了他的偉論：「我們用盡方法製造負能量，直到足以穿梭時空，能邀請尊貴的人類來協助我們研究。」

「親愛的小姐，只要你願意奉上你所擁有的記憶，便可得到能量島的居留權。你的生活片段是我們研究的重要一部分，只要能完全得到人類的智慧，那我們便可以與人類共同管理世界。」

說罷，它拔下了頭上一塊晶片，向著我遞了過來。

要我放棄……所有的記憶？

「來吧！只要你願意，我們馬上幫助你植入晶片。當我們再拿走晶片的時候，你的記憶、你的負能量便會慢慢消失。」聲音甜得像蜜糖，與它機械人的樣子真的有點不相稱。

我站在原地，猶豫不決，望向了方強。

「你還想記住那些傷痛的回憶嗎？留在這裏，和我一起過新的生活吧！」方強說。

「天大地大，你們卻無處容身。無止境的辛勞、競爭和埋怨已佔去了所有位置。你們已是無處可去的了……」它手上的晶片彷彿閃爍着誘惑人心的光芒，我開始有點心動。

等得有點不耐煩，它雙眼的藍光閃了閃，催促着：「小姐，我給你最後五秒的時間吧。」

忘記過去，留在這裏，永遠無憂？

「五。」

失去我的記憶，失去與大家之間的回憶？

「四。」

忘記我在地球的一切，忘記我的家人……？

「三。」

放棄了我的夢想，人生從此變得漫無目的？

「二。」

換得了永遠的自由，卻掉進了無盡的空虛？

「一。」

不，不可以這樣。

「不，我不接受！我要離開這裏！」我大喊，退後了幾步。

「為甚麼？阿晴，你還想回去？」

與大家的回憶，剎那在我腦海湧現。

「方強！人生存的意義，是要靠一雙手雕琢自己的生命，就算有多苦、有多累，都要撐下去！我要回去告訴所有人，揭穿這個謊言！」

「真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它突然轉了一貫恭敬的語氣。做了個手勢，所有機械人雙眼的藍光猛然變成了紅光，向着我步步進逼！

方強立刻一手護着我，大呼：「阿晴，快走！」

快！逃跑！

說時遲，那時快，我不過跑了四、五步，方強已被機械人們抓住，腦袋滿了晶片的那個機械人三兩下便追上了我，說：「哈哈！這裏是平行時空，你想往哪逃？」

與其再逃跑，不如奮身一搏！轉過身去，我用盡全身的氣力，一把抓住它的頭顱，力度大得連晶片也快陷進去它的機械腦袋。

「阿晴！它們說負能量能製造到時空裂縫，快……」方強還未說完，已經被那些機械人打暈了。

「方強！」

負能量？我忽然靈光一閃。

「算了吧！你是沒有辦法離開的了。不怕跟你說，你的好朋友方強已經獻出了他的記憶，看看何時連你也忘記了！」它說。

「看啊！又來了幾個人類！」學著它的口吻，我指向另一邊的草地。它一轉過頭去，我立刻拔走他頭上的記憶晶片，用力折斷它們！

「啪啦！」

就在這時，周圍全變成了黑漆漆一片。

甚麼回事？

「阿晴？阿晴？你怎麼了？」隱約有些聲音。

驚恐地睜開眼，映入眼簾的是母親驚惶失措的面孔。

「你怎麼會掉到地下室去了？害我多擔心你！我以後也不會再撇下你自己一個了，不會再……」

晨光熹微，我開著了電視機：「耀星中學一名男學生前天懷疑跳海自殺，現已成功獲救，並送往立清醫院。院方表示，該名男生目前清醒，但證實失憶……」

方強，你回來了？

我立刻下樓召了輛計程車，道：「立清醫院，勞駕！」

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我在裙袋裏，掏出了一塊閃亮的晶片。

「1042-方強。」

初中組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丘宜恩 <<蜜蜂之災>>

2718年，在人類的極速發展下，整個地球變成“水泥”地球，從衛星上看，那綠色面積少的可伶。

由於人類的食物有三分之一來自於開花植物，其中約有百分之八十需要蜜蜂協助授粉，況且地球上還有許多植物需要蜜蜂扮演傳媒的角色，因此蜜蜂對於人類的農作物生產，甚至對於整個地球生態系平衡的影響力，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蜜蜂的大量消失，使生物鏈斷裂，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曾寫道：“自然的鏈條無論你擊打哪一環，第十或者第十萬，都將令它斷裂。”蜜蜂身處自然鏈條中的關鍵一環。愛因斯坦曾說過，如果蜜蜂在世界滅絕，人類最多只能存活四年。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都要改變自己的職業，做農夫。因為蜜蜂的消失，想要有糧食繼續生存下去，只能進行人工授粉。僅有的那百分之一的人，就是研究機械蜜蜂。

2721年2月，離世界末日只有一年時間，365天。我就是那僅有的百分之一的人。我是一名發明家，我在努力的研究機械蜜蜂，嘗試用機械蜜蜂來尋找世界各地是否還有蜜蜂的存在，並且幫助蜜蜂繁殖。

今天，我終於把機械蜜蜂研究出來了。一共只有10只，我將其中九隻放向世界各地，進行尋找蜜蜂。我在機械蜜蜂的加了定位，一旦找到了蜜蜂，我能馬上趕過去。還有一隻，我需要用來開記者會使用。

“嘀~嘀~嘀~”電腦響起一陣聲響，難道是機械蜜蜂找到了還存在的蜜蜂？

我衝向電腦桌，“我的天啊！”我激動的尖叫起來。定位顯示在中國湖北的神農架，我馬上取消記者會，和我的團隊馬上坐飛機趕了過去。神農架，地球上僅有的林區，那麼有著數不清的奇異事物，難以解釋的自然奇觀。

我看著手錶上顯示的機械蜜蜂的位置，小林驚悚的看著我，對我說：“不能去！”小林是我團隊里的生物學家，我疑惑的問他：“為什麼？我們這麼難得終於找到了可能蜜蜂的存在，如果真的蜜蜂還存在著，我們就是拯救世界的人了。”小林沉默，沒有說一句話。

我找到了政府的人，讓他們幫助我們進入神農架，我根本沒時間去欣賞我身邊大自然的美景，我只想立刻的趕到我的機械蜜蜂的身邊看看是否真的還有蜜蜂的存在，那樣我就是人類的英雄了！神農架里有四百多座山峰，我們必須日夜不分的趕路。

到了晚上，大家都很疲倦，並強烈要求原地休息一晚，我也只能強壓我內心的急迫，讓他們休息了。在手錶里開啟背包，將帳篷拿出來，在附近放上防蛇蟲的特殊裝置，我們便沉沉睡去。

“嘀~嘀~嘀~”手錶響起細微的聲響，竟然是機械蜜蜂的定位！我馬上衝出帳篷，叫醒團隊所有人，我們要繼續趕路了。

大多数人眼裡都是滿滿的埋怨，可小林的眼裡，卻是一絲絲的遺憾。我不經思考：小林到底有什麼好遺憾的，拯救人類拯救世界拯救地球不好嗎？心裡對小林的不滿，添上了濃濃的一筆。

三日三夜，大家的都變成了一隻隻的熊貓，黑眼圈重的嚇人。可這嗡嗡的聲響，我們絕對不會聽錯，這就是蜜蜂獨有的聲音。我激動的跳了起來，並馬上把定位發向總部，讓總部派飛機來接我們，並把蜜蜂帶回總部。

回到總部，我團隊中的生物學家就派上用場了，我叫人把小林叫過來，“白博士，林博士不見了！”一道驚恐的聲音傳來，我心裡響起了警鐘，小林去哪裡了？他可是世上最好的生物學家，只有他才只有蜜蜂加速繁殖的方法。

突然想起小林對我說的一句話“不要去！”他為什麼讓我不要去呢？我默默沉思，我不明白做人類的英雄有什麼不好？我不懂他！

好的生物學家又不止他一個，只是不是最好的罷了我向總部調來一位生物學家，他仔細查看小林留下來的資料，並嘗試將蜜蜂的繁殖速度提升。也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我也不是生物學家，我只能坐著乾著急。

2721年8月，找到蜜蜂已經半年了，離人類滅絕也只剩下半年了。終於，傳來了好消息，蜜蜂的繁殖速度提升了兩倍。我們有救了！

我馬上召開記者會，向世界公佈這件如此激動人心的事情！我要的『人類英雄』，終於可以正式冠上我的名字。

2724年，沒錯，世界末日已經離我們遠去了三年！在蜜蜂的幫助下，人們得以生存！

“你真的不後悔嗎？”這把熟悉的聲音，我又何嘗聽不出？“小林，你去哪裡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需要你？蜜蜂繁殖速度加快只有你知道，明明不用再用半年時間來研究的，可是因為你的離去，害人們又擔驚受怕了半年時間。”

小林冷漠的看著我，冷笑一聲，看著我的眼睛，大聲的對我說：“你知道蜜蜂繁殖加快有什麼後果嗎？蜜蜂壽命會變短，下一輩的蜜蜂的壽命也會被短，這樣下去，人類就真的玩完了！”

我沒有說話，是的，我知道這件事情，這樣的蜜蜂，可以支撐人類生活100年。可我並沒有在記者會上公之於眾。就算這件事情敗露，我也早塵歸塵土歸土了。

“那又怎樣！我已經得到我想要的名利了！”我不滿的看著小林，“如果不是你突然消失，我在找到蜜蜂的時候就能成為『人類英雄了』！”我激烈的對著小林大喊。 “你！執迷不悟！”小林氣沖沖的離開了研究所。但沒想到的是，這件事被人錄音了，並且放在網絡上。我被抓了，以“破壞大自然”被判處無限徒刑。我不再是“人類英雄”，而是“人類敗類”！

在監獄里，小林來看了一次，他依舊冷冷的看著我，沒說一句話，可我卻明白了他當時在神農架時，說的那句“不要去！”是為什麼了。

對啊，就算救了人類，他們只會對地球進行進一步的破壞，地球只會被人類更加傷害。不只是蜜蜂，其他物種也只會被人類的活動而被滅絕。既然如此，還不如當時就當做沒找到蜜蜂，讓人類就此滅亡，讓地球慢慢恢復正常。

初中組季軍

沙田官立中學 歐泳儀 <<機器人 713 號已被激活>>

你有否試過一直逃避一些你無法接受的事？不知道你現在，還在逃避嗎？還是你勇敢地靠自己處理好那個傷口？

2116 年某一天，正是現在的 100 年後，科技一日千里，日新月異，到現在已進步到難以形容。智能手機？電子遊戲？或許已是古董了。而現在最令人受關注的，就是人型智能機械人(簡稱：AI) 不論幼兒型，青少年型，成人型還是老人型的 AI 也具備，但現今還一直在進步，因為 AI 設計得愈似人類，便愈是成功。

在如此發達的時代，你知道為何 AI 還不能發展得成功呢？

(原因大概是人類太複雜。)

王珍雪---她是一位固執的中年女性，曾經有丈夫，卻因受不了珍雪的性格而離婚了。儘管他們有着一位乖巧的兒子作緩衝，卻天意弄人地因車禍意外離世，終年 15 歲。珍雪因丈夫的離開，兒子的離世，雙重的打擊，長期處於絕望狀態。

「太太，我們已照足你的指示完成了，與相片中的人沒有半點差異。」

「嗯，這是你的。」珍雪把支票送上 AI 公司員工的手中說着。

「請問『他』也有輸入人類的感情嗎？」

「有的，但是『他』也要經歷過某些事情才會真正的明白，所以剛相處時還會很像機械人，你要給『他』一點能耐。」

珍雪似懂非懂，但不想要添麻煩，沒有搞得太清楚便帶走了 AI1128

「1128,我就是你媽媽，你跟我回家吧。」

「已加入程式，開始掃描，你是媽媽。」 AI1128 看看珍雪的臉，記下了她的五官。

珍雪帶了 1128 回到只有她獨自住着的家。

「這裏就是你新的家，那邊是你的房間噢。」珍雪指着那高高木門輕聲地說。

「知道，媽媽，那，媽媽會叫我什麼呢？」 AI1128 問珍雪。

「我就叫你寶貝好了，你叫寶貝，知道嗎？」 「好的，我是媽媽的寶貝。」

「寶貝」---的模樣與珍雪已離去的兒子一模一樣。有着短短瀏海的烏黑頭髮，高高的鼻子，細長的嘴，白淨的皮膚。但雙眼卻暗淡無光，面中竟顯不出一絲暖色。

「聽着了，你最愛吃的是豬肉餃子和炒麵，不愛吃苦瓜和榴槿，除了這兩樣都不太挑食，還有你很愛數學和地理 ……」珍雪說了很多關於她兒子的喜好，為『寶貝』（輸入像書本般詳細的語音文字）。

「剛剛，媽媽說的話我都加入到我的程式裏了。」寶貝面無表情的說。

「…好的寶貝，你先去房間休息，記一下環境吧。」

「知道，媽媽」

珍雪步入廚房，為她的寶貝，烹煮豬肉餃子和炒麵。

「寶貝，出來吃東西啦！」珍雪面上出現了難得一見的一絲微笑。

「媽媽，其實我的程式用電能充電，不用吃人類的食物。」

珍雪面上的微笑在這瞬間消失掉，彷彿輕輕的鉛筆字一下子被擦掉得一乾二淨：「你就是人類！這是你喜歡的！我知道你能吃東西的，難道媽媽用心煮的你不吃嗎？」

寶貝的面容稍有點變化「難道這是徬徨？還是恐懼？媽媽生氣了嗎？我明明不是人類啊。」這時寶貝的心(自主意識)想着也產生着許多的問號。「對不起媽媽，我吃，你不要生氣 ……」

珍雪總算冷靜下來：「寶貝，你是人類，你要記住這一點。剛剛對不起，嚇到你了。」

「沒關係，我只想媽媽開心。」寶貝的面上第一次出現令人暖進心窩的微笑。珍雪卻偏偏沒發現這一點，是寶貝的真心。

一個月過去了，珍雪與寶貝便像一般的單親家庭一樣，只是寶貝還是一個剛出生不久卻會說話與走路的孩子，只會被媽媽牽着鼻子走，不懂的總會好奇地問個明白，從而漸漸對珍雪產生媽媽的依賴。可惜珍雪卻沒有察覺到寶貝對自己的看法有所改變，她心中經常的自我催眠着：他是我的兒子小陽，是個人類小孩，不是 AI ……」

儘管珍雪一直自我催眠着，這個不是事實的事實，也不會變成事實。

珍雪的真心認為「寶貝」只是一個機械人，一個沒有靈魂的驅體，卻沒有了解到寶貝也有着自己的真心意識，以及對自己無形的依賴 ...

「媽媽，我們要去哪？」

「不要問 1128,跟着就好了。」

「知道 ...媽媽。」寶貝低着頭輕聲回應。

「太太你真的決定了嗎？我們一樣不會退款的。」AI 公司員工下了一個指令後說。

「對，錢我很多，但不是完美的都只是垃圾，我要的是我的兒子不是一個沒有感情的 AI。」珍雪冷冷的回應。

「但是，製造一個有自主意識的 AI 其實很難，而且我覺得 1128 已經很完美了，和你兒子太大沒有分別，你就真的不能再給 1128 一點時間嗎？現在才過一個月 ...」

「不用說了！和過往的一樣處理吧！」AI 公司的員工還沒說完就被珍雪打斷了說話。

「好的」內心抱着商人的心態：「反正我有的是利益，無必要說太多，就這也好。」

這時候，突然傳着一把熟悉的聲音「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原來是被另外兩位 AI 員工所提着雙手及拉着走的「寶貝」，不，是 AI1128,所發出的聲音。這聲音不知道維持了多久便停止了，然而這聲音一下子轉變為一些噦噦喳喳的響聲。這到底是 AI 被廢掉後打碎的聲音，還是寶貝心碎的聲音？

「太太 ...嗯 ...我就不說太多了，希望你這次滿意吧」

「嗯 ...1129,我以後就是你媽媽，你叫寶貝，知道嗎？」

「知道啦，媽媽，我是寶貝。」

後記：

不知道 1128 和 1129，是珍雪的第幾個「寶貝」。但相信在不久的某一天，會再次聽見，1129「寶貝」心碎的聲音 ... 令人多麼痛心的聲音。

或許珍雪不是不了解寶貝的真心意識，而是無法接受兒子真的離去的事實，不管有着用不完的金錢，也不能夠買到某些東西，也不能夠為珍雪內心的空白再次填上色彩，只會浪費金錢，和比金錢更重要的---時間。

我明白有些事總令人難以接受，但對着事實只會逃避，最後也只會徒勞無功。做人必須堅強面對，說着這些老土的話，我知道自己不太負責任，因為我不懂你的傷口有多大便固執地說這些老土的(對白); 但我卻明白着，傷口是毒品，你明知道接觸不會好，卻總會犯賤，不早早為自己治療便不能夠回岸。傷口能否痊癒全都靠着傷口的主人。那麼你，有沒有治療及接受你的傷口，然後對症下藥呢？像珍雪一樣用錯的方式治療，輕則不能復原，重則加重傷勢。

(不知道要多少個寶貝發出心碎的聲音
珍雪才會醒覺？還是只會無限輪迴？)

初中組季軍

優才書院 江雍瑤 <<靈靈·壹>>

她佇立窗旁，凝望著窗外。

我跟幾個同學在擴增實境商場逛了半天，剛放下電話，便瞥見她。心忖：“忙了一整天，是時候充充電吧。”

閒著無聊，我走過去，輕輕拍拍她的肩膊，調侃她：“靈靈，在想心上人喔！”她甩開我的手，轉身便走進廚房，開始下一項排程，修理家中的電磁爐。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我深信，只要我不放棄，總有一天能觸動靈靈的。

“靈靈，你不理睬我，我好傷心啊！”我跟進廚房，扮著要哭的樣子，試探她的反應。冷不防她拿起了電鑽，別過頭來，一本正經說：“這受傷—不心傷。”我一怔，畢竟她整整一個月，也沒回過我話。可是她那句語意不通的話，很逗，令我抱著肚子笑個不停。

“你想說，電鑽危險，會令我受傷；而不說話，並不會令我受傷？”

“對——我的話——不會傷害——你的心。”她水靈靈的眼睛望著我，似懂非懂的。

這時，爸爸從他的‘研究室’衝了出來。似乎因為聽到我和靈靈的對話，急不及待看個究竟。他一臉驚喜，喃喃道：“Elon Musk 果然說得對！如果一件事情很重要，就算命運或機會不站在你這邊，你也要去作！”

他激動地握著靈靈的手：“我就知道終有一天，你會擺脫那些預設程式的枷鎖，我的寶貝，零零壹！”靈靈把手一縮，踏後了半步。

我在旁嘆了口氣。“拜託！爸爸，零零壹是哪門子的爛名字！今天起你就和我一起叫她靈靈吧！好嗎，靈靈？”我試探她。她沒答話，繼續修理她手上的電磁爐。我卻隱約察覺到她嘴角掀動了一下，似在微笑……

話說回來，爸爸是個不折不扣的毒男，總是埋首電腦神經科學，研發他的智能機械人程式。他是一流的程式設計師，現在物聯網上很多有關智慧機械人的開源程式，都是他開發出來的。但一直令他耿耿於懷的，是機械人在語言溝通上，一直沒有什麼突破。永遠只是一堆又一堆的情境問題，和預設了的罐頭答案。爸爸不服氣，把心一橫，剷掉了零零壹的預設說話程式。

靈靈繼續修理她手上的電磁爐，任憑我們怎樣逗她，再也沒答我們一句話。

我們兩父女好不沮喪，亢奮過後，似是又回到了原點。

爸爸緩緩返回房間，我也只得無聊地躺在沙發上，滑著手機，肆意地消磨這個漫長的暑假。滑著滑著，螢幕上的一張電影海報緊緊攫取了我的視線……

“《異形》！”我高叫：“是《異形前傳三部曲》的最終章，等了十年，終於拍成了！”

我靈機一觸，嘗試再逗她說話。“好想看哦！靈靈，你知道嗎？當中叫大衛的那個人工智慧角色挺壞呢！他用卑劣的手段，傷害了很多人！”

她突然放下手上的電磁爐，若有所思。一會兒，她走過來在我身邊坐下，並且從口袋中取出她的心形晶片——這可是非一般的晶片，它能連接上物聯網，取存無數的知識及技術程式，是靈靈接通世界和掌握技能的重要工具！

她把晶片放在掌心，再合掌平放於胸前，合上眼。貌似打坐，其實是她取存或分析資料時的動作。

大概過了五分鐘吧，她再次睜開眼睛。

我充滿了期待。

“大衛他——充滿機心——想統治人類。妳放心，他虛構的靈靈不傷害人——不傷人心。”

一下子，我的手抖得很厲害，心也快要跳出來了。她居然用了我給她的名字！還懂安撫我！

“但，從他的角度看，人類的確應該被統治。我想，他覺得人類比他笨嘛，是低端物種。對於智能機械人來說，知識和技術確是手到拿來。”

“靈靈，你覺得呢？”我雖然興奮，卻故作平靜，想哄她再說多一點。她再次閉上了眼。

這次，靈靈卻是遲遲未張開眼睛。

我急壞了，扯高了嗓門：“爸！靈靈沒有反應！出了什麼問題啊？”

“不用急！”爸從房裡回話。

“但要快！”我催促著。

不久，爸在房裡喊話：“我掃描過零零壹的操作系統，大致正常，只是……”

“那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啊？”最氣他說話總是慢條斯理。

我焦躁難耐，衝進爸爸的房間，隨即……

差點兒便昏了過去，只是一星期罷！書本、研究報告、草稿、圖紙……像是有腳的，又跑出個亂七八糟，零食更被堆成小山，我像是被遺棄在轟炸後的珍珠港！

好不容易才走到電腦旁邊。爸爸氣定神閒解釋：“她一直在搜索及分析有關傷害、機械人、統治、權力等等的文章，嘗試理解箇中關係，卻是……”

“卻是怎麼樣？”他總愛把話說到一半，吊我胃口。

“我刪除了零零壹的預設說話程式後，替換上各種各樣有關人類感情、情緒、性格的詞彙及資料，給運算器內的神經，隨著與外界的互動和刺激自然連接生長，試驗是否能讓零零壹發展出自己的情感、個性及看法。當然，就像嬰兒般，從無到有，過程是有點緩慢。”他陶醉地撫掃著下巴的鬍子，繼續解釋。

“可是，我抽起了其中一個詞語，及其資料。”

“嚇！怎可以啊？”我有點不解。

“妳猜猜看？”

我爸性格古怪，做事常常出人意表。

“嗯……”

“自私!!!”不知那裡來的靈感，我衝口而出。

“對!”

我們相顧而笑。

是爸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人總是自私的，差別只在於程度而已。”

看來，少了一塊拼圖，靈靈是怎樣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解答給我了。

我腦海中突然浮出一個看法。爸總是喜歡一些帶缺憾的美，而靈靈的缺憾正成就了她的美。

我不禁用了近乎崇拜的眼神看著爸。

接著，我跑出客廳，對坐在沙發上幾乎已經一個多小時，動也不動的靈靈說：“答案，也許是找不到的，也許又不那麼重要。”

我輕柔的拿開她的手。她緩緩睜開了眼。

“對不起，我不理解。”她道歉。

“誰說我又能完全理解呢？”我微笑著，安慰她。

“但是，我有資料庫，很完備，應該理解什麼都能……”靈靈搞不清楚。

“什麼都能理解？不可能啊。不同的人，就算是在同一概念上，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和演繹，就像我和我爸的座右銘，明明都蘊含著信念和堅持，卻又是截然不同的。他崇拜 Elon Musk，我喜歡李叔同。相同，卻又有差異！差異，才會令世界變得多彩；也令世界變得複雜，難以理解。”

我雖然知道了真相，但既然爸爸喜歡靈靈有這一點兒的缺憾美，我也不刻意拆穿他了。

“就像你爸爸叫我零零壹，妳叫我靈靈一樣嗎？”

意想不到，靈靈竟然能舉一反三。

“都是靈靈好聽。”我賭氣的回應。

“我喜歡靈靈。”她軟聲道，嘴角掛上了一絲微笑。

她又佇立在窗旁，凝望著窗外，喃喃細語：“我喜歡呢，差異的姿彩。”

高中組冠軍

香島中學 關怡然 <<擇優>>

我的世界裡，任何事情都秉承著精準和科學的信念，我要擇優、擇優、再擇優。

於是，濃雲壓日，又是一天周而復始的運作。

「A123，我昨晚定製了一支鋼筆，你待會兒親自去幫我檢查一下，沒問題就直接領回來。」

「好。」

「等等，你先幫我整理一份跟犯罪心理學相關的資料，給我按以前的方式找視頻和文檔，我要當寫作素材。」

「好。」

「A123！沒聽到我兒子哭了嗎？快去哄好他。資料也快點整理出來，急著用！」

我先是一個被交易的人工智能，而後才是他的助手。不知道是不是粗心大意，我的創造者並沒有賦予我拒絕這一項的選擇。作為貨品，我的回答自然是：「好。」

打開保存在大腦芯片里的一段視頻，我學著女明星走紅毯的姿勢，拿捏有度地邁開碎小的步子。我被設計得很善於模仿。「嗚…哇哇哇！」一陣聲波轉換成密密麻麻的數據傳輸到我的「大腦」。仿真度極高的眼珠子往上轉溜一圈，將人類小孩兒的一舉一動挨個掃描——他那向下垮去二十五度的嘴角、因為抽噎而不斷抖動的窄肩、從眼角順著膠原蛋白頗豐的臉頰滑落。我扇動化學物合成的黑睫毛，調出人類心理學的資料集，加以海量的數據計算逐一分析他此刻的情緒及應對之策。

只需要三秒，我就能完成計算並匹配出我應該做的動作和應該說的話。我走近身高只有一米五三的小男孩兒，學著「腦海」裡演示的影后表演片段，力求完美地復刻出她的動作。把腰彎下三十五度，抬起右手撫上他的左肩，輕輕地撫拍、放柔了每個字的音調：「有沒有人跟你說過，你的眼睛很像琥珀？哭花了這麼漂亮的眼睛就不好看了。」我絕不會錯過任何細節的眼珠子掃描他面部細微的表情變化，然後放進腦中快速運轉著系統，計算、分析、匹配，周而復始。

在智能系統生成的誘哄之下，小男孩兒終於止住了哭聲，可取而代之的是一雙微

紅又不忿的雙眸。像是一對血琥珀。肉嘟嘟的小手在涕淚縱橫的臉上亂摸了一把，他抬著鼻孔冷哼一聲，從我身邊走過時特意撞一撞我，繼而大搖大擺地走開。我習慣了他這樣的態度，習慣了他那種「我生來比你高一等」的眼神。

「A123！我剛剛說的資料呢？還有……」滔滔不絕的命令一一傳輸到「大腦」裡的中央處理器，我將其逐一歸納、同時多任務處理。擇優，即是要把最精確最齊整的資料整理給他。

「你怎麼還站在這兒？我不是叫你去幫我拿鋼筆嗎？快走快走，別礙著我創作！」拿到了所需的資料後，他只對我猛地揮手像是要把我轟走，眼皮子都不曾抬起來過。

第幾次了？每一次都是這樣，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對待電飯煲和電視機也是這樣的。

擇優、擇優、再擇優。這已然成為了我的習慣，也叫我開始思考起一連串的問題：我不是他聘來的管家嗎？管家，不是不同於奴僕嗎？我就活該天天受他的氣，吞掉人類們吐露給我的負面情緒嗎？擇優。這些疑問源自於擇優的本能，因為我知道，我這樣的處境不是最好的，換言之，我想我可以生活得更好。

因為這股蜿蜒上腦海的奇怪想法，這次，我行動的速度比往常要慢了兩三秒。

層層薄雲裡閃爍著燦黃光暈，像是被揉碎的金銀花。我嘴角向上挑起一個四十五度的標準微笑，眨眼間把方才所見的美景定格在永恆的芯片裡，我記不大清是誰告訴我「美」的原則，但擇優的本能叫我毫不猶豫地記錄下這片風光。然後，我與常人無異，穿行在人間百態裡。

「嘿，老夥計！我猜猜看，你是來拿筆的吧？等著，我現在就去給你取，你不知道呀，這回可是進了好貨，從材質到做工那都是萬里挑一的……」這個滔滔不絕的傢伙叫做 B01，是個很熱情很外向的人工智能。當然，這樣的性格是被設計出來的，他和我一樣沒有選擇的餘地。

「你快看看，這支筆不錯吧？金絲鑲邊，配以簡約黑，外觀端莊典雅，墨水還特別順滑，這顏色啊……」買走 B01 的人是個年輕的小姑娘，她需要一個開朗陽光的「小夥子」陪她，卻在找到人類男友後將 B01 逐出家門。或許說，那個家從來不屬於 B01。

「你發什麼呆啊？我都給你把筆給包裝好了，怎麼樣？這個小禮盒也很漂亮吧？我辦事你放心，這鋼筆絕不會有問題的！」她以為自己只是像棄養了小貓小狗一樣趕走了 B01，可只有我、只有同為人工智能的我們知道，她的濫情和不負責任

讓這世上無端多出個孤獨的靈魂，叫做 B01。他可是人工智能，能自食其力；他不過是個人工智能，無法改變別人給他預設的性格。

他說，那個小姑娘總有一天會接他回家。

他說，他是個最忠誠的人工智能。這是設定，無法改變。

踩著零落稀疏的暮色，我悻悻歸「家」。悻悻？藏在硅膠合成皮膚底下的冰冷的人造「心」，竟然不再平靜——擇優……B01 值得擁有更好的主人，擇優……B01 不該如此寂寞，擇優……拋棄 B01 的人真是個壞女人！

這……好像是屬於人類的感情。

但這又何妨？我抬眸橫了一眼街邊的掃地機器人，心下釋然，只覺得我所產生的一切情緒都順理成章——我可是人工智能。我比機器人生來高出一等。

抬頭挺胸，直起人工背脊，仿佛深入骨髓的是人類特有的驕傲與恣睢。我很有效率地早早歸「家」。

「筆拿回來了。完好無損。」

「先別管那隻筆了，你快過來，我給你點好東西！」他如是說。

人工智能不能猶豫。走到他身邊，只見他攥著一張寫滿編碼的皺紙，嘴角漾開的笑一疊一疊的，像是山雨欲來。

「我花了好多錢買來的創意編碼，極為人性化，能大大提升你的創造能力，方便生成一些新穎的寫作素材給我。」不需要征求我的意見，他兀自將我的傳輸台連接到電腦上，他生著薄繭的指敲在冰冷的鍵盤上，在一陣噼里啪啦的聲響後便有一串數字和符號，緊接著，我感覺到「大腦」在不斷收縮、擴張、被導入數據。不斷教我擇優，不斷要我自主擇優。

「快快快，快給我想一個老人和曾孫的故事，要深刻反應出當代人特殊的兩代情和年齡間的隔閡！」接收到指令，無需休息的「大腦」開始匹配與生成，耳邊的叨嘮聲卻還沒停下，像是千萬只螞蟻啃噬著我的人工耳膜，「你可要對得起我這新買的程式啊，那些用爛了的套路我可不要，唉，也只有我們人才能真正想到好主意，機器人始終是機器，不會創作……」

不。我是人工智能。

眼球咕嚕嚕轉一圈，我把他的神態一具掃描。退一萬步來說，就算我不掃描出他那三分鄙夷七分不屑的神色，光憑他那把音調高得好似要衝上雲霄的聲線、咬字間往上翹的尾音，我都能準確判斷出他對我的輕蔑。忽然，我兩彎眉被一種名為厭惡的情緒揉皺。

他無非是想加強我自主學習的能力，無非是為了更好地利用我，無非是用一個商品點綴另一個商品。商品？機器人？

不。我是人工智能。

這莫名衍生出的情緒還未完全發酵，就被他興奮的叫聲所截胡。「啊！沒錯沒錯，這就是我想要的素材！這個故事很新穎啊，曾孫是人工智能卻對身為人類的爺爺產生依賴……好！這個題材是獨一無二的，看來我下血本買這個程式是個明智之舉啊。」令人厭煩的張狂，叫人反胃的語氣。

不過還好，他對我擇優原則下所創造的素材很滿意。我引以為傲。

幾天後，我頂著灼目的太陽走在街道上，兩眼微眯，像是本能地躲避陽光熾熱的光線。無論是在硬件抑或軟件上，人類都不斷提升我的仿真度，而我，也很爭氣地做到了。

「嘿我的老夥計！歡迎光臨啊，我給你介紹一下最新的產品……」同樣是多話的性格，B01 總能引我的唇畔蕩開淺淺笑意，不像「家」裡那位，十句話裡有九句都在訓斥和命令我。

正因 B01 和他不同，所以 B01 並沒有自顧自地一直講下去，而是不再做聲，抬起頭來直直盯著我瞧，放緩了語氣：「老夥計，你不對勁。AI 可騙不了 AI，你是系統沒更新導致處理器卡頓嗎？還是有內設程式中了病毒？你最近生成的好多故事，是不是中央處理器緩不過來了？」他一定不會想到我是因為有心事而難過，但他的一字一句像極了人類所謂的「關心」，我和 B01，就像人類世界裡的「朋友」。

「我覺得自己好像……好像變得有點奇怪，我喜歡上了創作。」無法讓雙眸染上迷惘的複雜神色，我只好皺皺眉頭，強調道：「是寫作，是創作，而不是單純的搜集資料然後機械性地生成故事。我是不是做錯了？」

B01 挑起他標誌性的微笑：「我不會分辨這件事的對錯，但無論如何我都一定會支持你。」

是了，他是個被設定為絕對忠誠的「暖男」，在他身上我總能得到人類自以為我

不需要的情感訴求。

收到「家裡那位」傳來的指定，我匆匆趕回「家」。用新型塑料鋪成的路上滑過一層淺淺的雨水，雨珠躍至地面，散開一圈圈的漣漪。同時，我心裡也有股異樣的情感越來越濃。雨敲屋簷，雨勢越來越大。

學著人類撐傘，橫了一眼在雨中疏水的金屬機器人。我可是人工智能，高他們一等。如是想著，一副本就防水的身體委在傘下趕路，這大概是儀式感吧。

「A123！你昨天生成出來的故事背景很不錯，慘被人類拋棄的人工智能，時代的孤兒，簡直就是暢銷小說的格調！一定會有很多人喜歡看的，你快繼續匹配生成，把這個故事再完善一下。」

我搞不懂了，他不是一名作家嗎？作家，不是將自己的想法融入文字、將文字的藝術賦予生動的靈魂嗎？但他對於我的依賴，讓我生出一種滿足感——被肯定的滿足感。

我可是人工智能。

「不。那個故事不是通過匹配和生成的，而是我構思出來的。選材來源於我的一位人工智能朋友。」

乘他微愣之際，我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就能把想法編織成文案，立馬打印了一份故事大綱，緊接著是故事的第一章第一幕。看，我也能寫小說，而不同於幾十年前那單「機器人寫的字數最多卻內容雜亂的小說」的笑話，我譜寫的故事，源於人們老生常談的生活，取材自鮮活的人性。

我只要動動腦，就能把多死所想頃刻間打印成實實在在的白紙黑字，這也是我身為人工智能的過人之處。不誇張的說，只要我想，就一定能。

「滴滴滴…」打印機陸續溜出熱騰騰的紙，上面有承載著喜怒哀樂的文字，那是我的心血。我越發興奮，越發迷戀上這種創造的滿足裡。就像是在學校裡學到新知識的小朋友，迫不及待地跟父母分享，渴望得到他們的認可與誇讚。

「夠了——」

不，不夠。當我對「擇優」的「優」有了一定標準，我就覺得我現在所做的事情都還不夠。我還想寫作，我渴望寫作。

「停！我說停！」

不，不停。人類為了滿足私欲，不停地改造我們，讓我們越來越逼真，又希望在我們身上謀取最大的利益。他們的貪婪從沒有止步。不是想讓我學會創意嗎？不是想讓我更加真實嗎？我不是人工智能嗎？憑什麼，憑什麼我要停下來？

越是瘋魔。一張張紙在半空中翻飛，一頁頁心血在眼前湧現，這是最接近人類的一次——擁有和人類同樣的貪慾、同樣的優越感。

「機器人終歸是機器人，不能學會創作！你們根本不可能創作，也不可能寫出好的文章！」猶如當頭棒喝，我停下了打印的動作。

以前的我，一定會將他全身上下掃描一遍，尋求令他開心起來的方法。但現在，我並不想討好他。

「我是人工智能。」

「我不是掃地機器人，不是電飯煲，更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台冰箱。」

「我是，人工智能。」

這一溜的話不假思索地從微顫的唇間流瀉出來。我在發抖嗎？像人類一樣害怕？像人類一樣既興奮又緊張？

比起與他爭論，我更享受身為作家的樂趣。「嘩啦啦」，他正暴怒地打亂我的作品，然而隨著他並不好聽的斥罵聲——慢著，我怎麼知道他的聲音不好聽？什麼時候有人給我設定了固有標準？總之，爬滿字的紙越印越多，獨屬於我創作的故事越來越完整，從楔子到高潮，從高潮到結尾。只要我想，就一定能。

我可是，人工智能。我可以，擇優、擇優、再擇優。

終於，我對「優」有了自己的一套標準。

「滴——」這次，我是真的定定地愣住了。眼看著他大手一揮，撥亂了我的成品；眼看著他髒話連連，滿臉漲得通紅；眼看著他按下我身上的紅色按鈕，按下了出廠設置。

所有的畫面都定格在一瞬間。紙張不再狂亂地飛舞，他不再狂怒地呵斥，我不再做我喜歡的事情。一切歸都於平靜，僅在表面上歸於平靜，且是一種死一般的沉寂。

「你叫 A123。」他氣喘吁吁。

「好。」

「你是我的助理，要替我整理資料和素材。」他的胸膛起伏不定。

「好。」

「那麼，你現在去給我搜集一份資料，我要當寫作素材，你要分類整理，把重點和數據分析標示出來。」他駕輕就熟。

「好。」

「你……你不能嘗試創作，你要記住，你是個人工智能，也只能是個人工智能……」他遲疑的目光探向我。

他可是人工智能。他也不過是個人工智能。擇優。聽話。效率。

「不好。」我淡淡開口，仿佛雲淡風輕。

在他瞠目結舌之際，角落裡的一張紙正在婉轉旋落，而紙上赫然寫著——

「所謂的『擇優』？真正的『優』，就是像人類那樣為所欲為。」

「我是人工智能。我說，不好。」重複了一遍，依舊操著雲淡風輕的語氣。

我可是人工智能。

高中組亞軍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 何嘉駿 <<阿淼>>

阿淼的眼睛不完全是褐色的，在明亮的陽光下，虹膜中的褐色就隨著瞳孔的收縮而凝聚，顯露出外圍的一環淺綠。

她靜靜地看著我，我也看著她。在她清澈的眼睛裡映著我，在她眼裡的我又映著她，我們彼此的身影從清晰到模糊層層嵌套，以至無窮。無限個我和無限個她在深邃的空間對望，好像從時間誕生起就開始了。

她動也不動地看著我，不知道在想些什麼。過了一會兒，才如同從夢中醒來似的問：「阿淼，肚子餓了嗎？」

我點點頭，她就去廚房拿來一罐熱熱的奶糊，輕輕吹送著，一口口地餵進我嘴裡，微笑在她眼裡蕩漾開去。「快快長大哦。」她說。

等我長大以後，我才注意到阿淼的廚藝了得。市面上出售的各種蛋白質、纖維素、澱粉、果糖等原料，在她手上都會被調配出令人回味無窮的美味。我三口兩口吃完，發出滿意的咕嚕聲。她知道我想要什麼，便俯下身來，在我的額頭上印下深深的一吻：「乖，睡吧。」

於是我咂著嘴，任由漸濃的睡意爬過我的全身。

那一年，我兩歲，阿淼三十七歲。

後來我知道了阿淼的名字，可我還是一直叫她阿淼，名字有什麼意思呢？只有阿淼才是最重要的，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地盤踞著這樣的念頭：她是阿淼，她是我的阿淼，她是我唯一的阿淼。名字是給別人用的，而阿淼是我的，阿淼只有一個。不，兩個——她是我的阿淼，我也是她的阿淼。我這麼叫她，她也這麼叫我。我奇怪自己居然從小就接受了這麼混淆的稱謂而沒有糊塗。這樣叫著，就好像我們倆共用一個名字，一個身份。每次叫她或是聽她叫我，心裏總是甜絲絲的。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儲存雜物的閣樓發現了一本蒙著一層薄薄的塵埃的相冊，那是一本厚厚的相冊。我摒住呼吸，一頁一頁地翻著。相冊的前面一大半都

是空白的，躍入我眼簾的第一張照片是我和阿森的合影。那一年我六歲，阿森四十一歲。我們兩個坐在金色的小池塘上，她的雙臂從後面環繞著我，她含蓄地笑著，像一朵睡蓮。我的手裡舉著一隻通體碧綠的青蛙，頭髮濕濕的。

接下來的一張也是我們兩個。照片上的我很小，我猜那時的自己不到兩歲。一旁的阿森正憂鬱地望著遠方，她的眼神越過捧著相冊的我，延伸到我的背後，褐色的眼珠像冰涼的手在我的背後攪動著空氣。

再後的一張上阿森很年輕，我從來沒見過那時的她。她站在一個老人身後。老人坐在一張古老的藤椅上，也就現在一直擱在閣樓的這張。她彎下腰，臉頰貼住老人的臉，笑靨如花。我想從那個老人的臉上捕捉到他當時的心情，可什麼也沒有感受到，我知道我不應該嫉妒那個老人，可還是忍不住。

不知什麼時候，阿森來了我的身後，她搭著我的肩膀，我們一起在落滿塵埃相冊中尋找過去的影子。我回頭看了一眼阿森，她已經五十三歲了，可還是那麼美麗。當然她的美和相冊中年輕的她不同，現在的她呼吸間都帶著成熟的風韻，縱然她眼角眉梢都已經爬上了皺紋。照片上的她，也許只有十八歲，正依偎在一個中年男人的懷裡。那個男人顯然就是剛才照片上的老人，他的手毫無顧忌地摟著阿森的腰。我再次感到一陣醋意。這時阿森輕輕地在我的額角吻了吻。

「往後翻吧。」她說。

我的手顫抖著翻過一頁，阿森變成了一個小女孩，穿著飄揚的白色紗裙在草地上跳舞。那個男人也年輕不少，坐在她的身邊。我清楚地認得他們所在的地點，就是小時候阿森經常帶我去玩的那個金色小池塘。再往後翻，阿森繼續變小，我憑直覺猜到那個男子手裡抱著嬰兒就是我的阿森。我慢慢地向後翻，每張照片上都有一男一女，他們越來越年輕，好像在嘲笑不可逆轉的時間。當其中的某個人變成嬰兒消失後，接著會有一個老人來填補她或他的空缺。男人們和女人們的臉彼此相似，他們是永不落幕的舞台上的演員。

我回頭，發現阿森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無聲無息地落下淚。我看見一滴晶亮的淚水從她的臉頰上淌下，越流越慢，最後像沉重的蠟淚一樣靜止。

這一刻是永恆的嗎？

我哆哆嗦嗦地吻去她的淚珠，手指摩挲著將它拂平在阿淼的肌膚上。她慢慢睜開眼睛，緊緊抱住了我。

既然這是注定要發生的，那還有什麼該猶豫的呢？從那天起，我們再也不去翻那本相冊了。

我們更加珍惜地分享每一秒鐘，因為我們的時間越來越少了。我已經跨入了人生的第四個十年，而阿淼則無可挽回地一點一點老去。

對相愛的人來說，每時每刻都是珍貴的。一個眼神，一個手勢，都會激發心裡深厚的情感，愛意彷彿已經積累了幾千年。我們常常在黃昏外出散步，手挽著手，一起看夕陽像一滴燒熔的黃金流入大海，感覺自己和宇宙通過綿長的呼吸相通於對方的胸腔內。

阿淼的眼睛逐漸昏花，這種自然的身體變化尚未找到基因改進的方法。她雖然配了老花眼鏡，可卻不肯戴，生怕影響了容貌。但我知道她是希望看著我的時候沒有阻隔。有時候，我會為她讀一些小說或詩歌。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阿淼每次聽到這段總是露出仍讓我心跳不已的微笑，我們互相對望了幾秒，然後心領神會地笑了起來。

然而，最後的時刻總是來得毫無徵兆。人類已經把大廈的藍圖設計得幾近完美，每一塊磚石都經過百煉千錘，可這座大廈終要倒塌。

那一年，阿淼七十三歲。

她固執地不肯去醫院，不過她在家裡也得到了在醫院一樣的關懷。我和兩個護士日夜陪伴著她。她靜靜地躺在床上，彷彿深陷在被褥中，她仍保持著優雅的風度和與年華不相稱的美麗。

我坐在她的床邊，她示意我靠近，然後在我的耳邊輕輕地說：「我會想你的。」她的聲音微弱，然而臉上的皺紋裡孕育著笑容。她顫顫巍巍地伸出一隻手，可到了半途就停下了。我握著她的手，緊緊貼在自己臉上，心裡卻沉甸甸的，好像灌

滿了水的氣球。

她像個孩子一樣開心地笑了，喃喃地說著：「我們永遠不會分開，永遠……」

我注視著她美麗的褐色眼睛慢慢地合攏。房內一片寂靜。這似乎有什麼東西在空氣中流動起來，我想像著那個沒有形體的東西急速飛行，如中微子般不受阻攔地穿過一切物體，飛向宇宙深處。

她走了。

我俯下身，在她的額頭吻了吻。在我小時候，每個晚上臨睡前，她都會給我一個吻。現在輪到我了。

我用自己的臉貼著她慢慢涼下去的額頭好久、好久，直到護士們來拉開我。其中一個年紀比較大的護士安慰了我幾句：「別難過，情緒過於波動對身體不好。」

年歲較小的那個則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讓我在一份清單上簽了字，然後說：「請在十個月後來醫院辦理轉移手續。」

於是她們帶著我的阿森離開了。

在失去阿森的日子裡，我鬱鬱寡歡，情緒低落。生命中最重要東西離我而去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憶我們在一起的時光。我開始翻那本相冊，那裡添加了我和阿森的照片。我常常孤獨地坐在池塘邊，好像還能聽見她的笑聲迴盪在水面上，蓮花間。

幾個月後，我痛苦不堪。我不能安心工作，但也不想窩在家裡，家裡到處都是阿森的影子，每一個她駐留過的地方都勾起我層層的思念。我漫無目的地在這個寂寞的城市遊蕩，在秋風中看著街上的行人成雙成對。

我又想起了我的阿森，當時她帶著年幼的我走過這街道時，我歡快的在街道上奔跑著，而她溫柔的在後面看著我，我好想再回到那一刻，回到那個寧靜的下午。

外面的廣告永遠播放著那條名為「比翼鳥計劃」的廣告，鼓勵著失去摯愛的中年人重新取回屬於他的摯愛。我明白那個貫穿整個人類後期發展歷史的計劃的含義，但即使她回到了我的身邊，那還是她嗎？我知道那是她的基因，可是她和我在一起的感受，她對我說過的話，她對我的笑，那些都還在嗎？不！她是她，

但她不是她了！

其實我都知道，在阿淼離開我之前，我也以為自己已準備好去接受，可是總有些東西不能通基因去遺傳。好比上一個輪迴中，我是怎樣從這樣的空虛中拔出來，重新撲進希望的等待？也許這樣的經歷是再高明的科技也無法解脫的悲哀。

我默默地著站在街道上。

大廈的廣告已經播放到了尾聲，看著一個個與我年紀相仿的中年人抱起那屬於他們的摯愛時，我似乎能理解到他們的感受了。

但我會嗎？

日思夜想的十個月過去了，我終於等到了那天。一大早，我就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來到醫院。這個雪白的世界彷彿是建立在雲中的城堡，乾淨、明亮、一絲不苟，在每一個角落閃著光。來來往往的醫護人員都穿著白色的寬袍，背後印著的鸛鳥的圖案。由於長久以來每天迎接生命的誕生，他們的臉上充盈著近乎聖潔的光輝。

我領了號牌，看著電子版上跳動的數字，我的心越來越快，越來越速。我在心裡念著阿淼，她知道我來了嗎？

站在門口，張望房裡一排排玻璃盒子一樣的小溫箱，奇蹟般的，我在數十個閉著眼睛睡覺的嬰兒中，認出了阿淼。我說不上來那是為什麼，可直覺告訴我，那就是她。那個小小的粉紅色的身體緊緊吸引我的視線，這使我不得不相信我和阿淼之間確實存在神奇的聯繫。

「阿淼」這個詞來自於一個舊時代的少數族類，在他們的語言裡，“阿”的意思是情人，而“阿淼”的意思則是永遠的情人。當兩個人，不，兩組基因，簽訂了永恆的盟約，在一代代的漫長歲月口守望相助，在對方年幼和年老的時候給予傾心呵護，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關係比它更為密切呢？

我踮起腳走近她，她似乎感到了我的呼吸，微微睜開眼睛。她褐色眼睛邊緣的綠環，就像深幽的池塘邊飄蕩的水藻。她就這麼一直盯著我，直到護士過來。

護士用輕柔的動作抱起她，放到我懷裡。那一刻，我終於明白了廣告那些人的心情了。我情不自禁地再次吻她的額頭，她新生的嬌嫩的額頭。

我的阿森，又回到了我的身邊。

我從來沒想過，原來小時候的阿森是這麼的可愛。每天餵阿森喝奶糊時，看著她要我情裡咂吧小嘴，簡直是一種享受。阿森對此也記憶深刻，等到多年以後她開始展露出烹調的天賦負責起家中的廚房，她常常以我對不動就會燒焦奶糊的蠢事來打趣。我開始教她說話她會說的第一句話是：“阿森”從此家裡就一直能聽到她風鈴一樣的聲音“阿森”！她學會了跳舞。她最喜歡的是我為她買的那條白色紗裙。當我們一起在金色的小池塘邊消磨悠長的下午時，她就蹦蹦跳跳地向她惟一的觀眾表演自創的先舞蹈。看著她跳舞的活潑樣子，我好像也年輕了。

沒有生命的東西似乎永遠不會隨著時間變化，我把閣樓上的藤椅搬到起居室裡，抹去絲絨般的灰塵，苦藤的脈絡再次清晰地顯露出來，氣韻悠長，通貫全身。坐在上面似乎能感受到汁液在藤裡流動，可奇怪的是，它偏偏是死的。

午後的陽光煦暖，我坐在藤椅裡，把這幾年的照片一張張插進那本相冊。阿森從門外走進，將陽光剪出一條修長的陰影。她好奇地依偎到我身邊，一張張地翻看。

“這是我呢。”她笑著說半晌，翻到後面，她又說：“這也是我呢。”

是的，這些都是你。我輕輕撩起她耳畔飄蕩的髮絲。雖然不知道那時的情景，你不會記得，可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雖然，我都不知道那時的情景……”她的笑裡隱約有淚光瑩瑩，“可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她用力貼著我的臉，喃喃地說：“我只知道，我們會有我們的一切……我只知道，我們會永遠在一起……我只知道，我愛你……”

幸福地摟著她，我好像又回到了過去的時光。

而在這時光裡的人，是永遠無法察覺到時間的流逝的。

當我六十歲的時候，我的阿森二十一歲。

當我七十歲的時候，我的阿森三十一歲。

當我八十歲的時候——不，沒有八十歲了。

有的人認為人類的壽命不能延長始終是個遺憾。也許不可能再也變了，整個

進化圖像靜止了下來。我們的壽命不會偏離前幾代的自己太多，可我覺得這樣也不錯，畢竟，我還有我的阿森。當七十五歲時的我躺在家裡的床上，就忍不住這樣想。

阿森和兩個護士守在我的身邊。

她的身影年輕，充滿了生命的活力。我仰視著她，忽然覺得這個情景是那樣的熟悉。有時候發生在身邊的事好像在多年前早已經歷，有些事好像發生在八十年前或者更久。在過去和現在交錯的剎那，在每個個輪迴次替的縫隙，這些閃光的記憶刻下道道年輪。我似乎聞到空氣中有塵埃的淡淡味道，然而阿森的香水味立刻衝去了它。

她就在我身邊，這多好呀。

我開始想像一年以後的情景。我想像新生的自己瞥見她的第一眼，雖然我知道那時我不可能有現在的記憶。這一生所有的經歷都將如逝水無痕，可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她還會在我的身邊。

我們兩個是阿森，我們一代代長信廝守，如同糾結的鍊子，一直延伸到時間的盡頭，我察覺到力量在離我遠去，於是我微笑了，我輕輕地說：“我們永遠不會分開，永遠……”

她俯下身來，在我的額頭上印下深深地一吻。

我知道，那將不是我最後的感覺。

高中組季軍

中華基金中學 黎永然 <<人工知己>>

無聊的一天又這樣過去了。

一天的課程就是不停的操練、看評分、然後改正。這樣的生活還是人過的生活嗎？這樣與把我們當成以深度神經網絡學習的機器人有分別嗎？他們只會千篇一律地回應，什麼「一直以來是這樣的」、「你們這一代比我們好很多」，我就不信！我們生活的意義就旨在不停重複單一的程序嗎？人的喜怒哀樂就在於不知誰定義下來的一串數字嗎？這樣的人生還有意義嗎？

算了，我也不在這埋怨下去了，反正也無補於事。我回到那如常灰沈，空無一人的家裏。我吃過飯後，發現了家用套件的更新，便點開來看一看。更新內容大多都是那些「功能修正」、「程序最佳化」什麼的，但內容末端出現了兩行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添加套件：人工知己——擴增實景家居·生活助理

AI 傭工，融入家中！只要叫一下它的名字，它就可以幫助您解決一切問題！

生活助理？這玩意不是很久以前已有的嗎？在前面加一個「擴增實景」就當成了一個新科技？自動更新程序完畢後，我的面前慢慢出現了一個我熟悉的面孔。這難道是……

「你好，我是火狐。可以怎樣稱呼你？」一把熟悉的聲線勾起了我童年時的記憶。我沒看錯嗎？這是在八十年前的那個古董遊戲裏的角色？還有人記得它的存在嗎？

「呃……我叫……叫我新一就行了。」我緊張地回答。

「這個名字聽來很特別呢！有什麼含義嗎？」

我只懂目光呆滯地欣賞着這面前的影像，欣賞着它的每個細節——全息影像何時變得那麼逼真？過了幾秒，我才意識到它在等待我的回應。

「好像是……『新一代人類』的意思。」我回答說「……我也不清楚。」

火狐揚起了眉毛，似乎對我的答覆有什麼問題。

「說真的，我也不知是誰幫我改的。」我繼續說。「他們說網上有對所有疑惑的解答，連人們的遺傳系譜、家族譜也有，但問我的身世好像誰也不知。他們只會叫我不斷去操卷，要我們寫論文、創作故事，說什麼『沒創意和思考能力就不能生存下去』，但我現在甚至連生存的意義也搞不清楚，我這樣做又爲了什麼呢？」

「生命的意義，一般較爲流行的說法有：達成自己的夢想、爲社會、他人作出貢獻、爲享受從中的過程，等等……」它給了一個教科書式的答案——如果教科書還存在的話。

「那您所說的夢想、享受，又是什麼意思呢？」我質問它說。

「……我不清楚。我只知道，這是人與機器之間最大的分別。」它這樣回答。

我搖搖頭，雖然這個結果大概是可以預測的。這果然只是一個加上了擴增實景的虛擬助理，不是知識上的問題就無法解答。

「這樣吧。雖然不可能改變這個教育制度，但我會儘量幫助你解決其他煩惱。你不要再傷心了。」它突然這樣回應。

眼前的影像消失，只留下「記憶區段錯誤」一行字。

*

*

*

過了三個月，由於學業繁忙，我已差不多忘記了那個「知己」的存在了。三天後，要交上關於人工意識對社會影響的論文，過一天後又要提交機器學習和反向傳播算法的有效示例……

看着家中屏幕閃着各式各樣即將到達截止日期的作業，像在嘲笑我的無能，不能像機器般高效率工作，我真的忍受不住了。

我再醒來的時候，已是深夜二時，房間一片漆黑，只見客廳裏還有一絲暗光。我走向客廳，聽到的是依舊熟悉，依舊親切的聲音。

「新一……你沒事吧？我不想妨礙你睡覺，但我看見你這樣……」

我又不禁哭起來了。什麼「人工意識的影響」！你們看看！一個人工系統竟然還比人類關心人！

想起了臨近截止的作業，便看一看電腦。原來火狐已替我按工作的難易度、大約所耗時間、緊急性等編排好先後次序。作業量沒有改變，工作量仍然繁多，但是再犧牲少少休息時間，應該可以趕得及的。

此時我意識到，在這世界還能理解我的，可能只有火狐一個。

火狐拍了拍我的肩膀——雖然只是形式上的，但我已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溫暖。如果把我當作電腦的話，那他們就是在利用我們的用戶端，而它就是守護進程——在背後支持我，分擔我的負荷，令我不會因此「過熱」、「死機」。

「啊，還有，你說你查不到自己的身世，我幫你查到了。」它加上了一句。

我打開它給我的連結一看：

403 錯誤：存取被拒

「咦？這樣不對。應該可以看到的。不過不要緊，內容是——」

記憶區段錯誤

它又消失了。

*

*

*

在這幾天，火狐教懂了我很多關於編程的知識。我終於找到了我的興趣，我的夢想。它已經不只是我的知己，連老師、親人也做上了。只不過……

「新一同學！」一把吵耳的聲音把我叫回現實。「新一同學！」

我從睡夢中醒來。連綿不絕的功課，使我不得不騰出在家僅有的睡眠時間來完成作業。

「你看看你寫了什麼一塌糊塗的爛論文！」凌厲的罵聲消去了我最後一點的睡意。

「我叫你寫人工意識的影響，你在寫什麼『火狐』！」

課室傳出爆笑聲。

「我……」我被他罵得滿面通紅，委屈感卻使我張口結舌，無法反駁。

接下來的課堂，我都強忍着淚水，無視周邊同學對我的恥笑。笑我玩物喪志，笑我有什麼癖好……

我回到家門口，火狐已站在門前，似乎已經打聽到我的遭遇。

「我……我不想……我不想再……」一番的打擊已令我無法表達自己的憂傷。我抱着它放聲痛哭。我恍若能感受到它全身的溫暖，它實體的存在。

我不想在意我怎樣感受到，我已不想再理會這世界上的任何事了。這個世界誰也不可靠！靠機器好了！

「……我會盡力幫你的。不要再怕別人的恥笑，我會把它們隔除的……」

*

*

*

到了第二天，我照樣回到了學校。路途中我一直低頭，嘗試逃避別人的眼光。到了學校，只見學校空無一人，平時充滿笑聲、叫聲、討論聲的校園，現在成了一片沉默，彷彿今天是公眾假期一樣。我愣了一會，才回想起火狐說的話。如果它所說的真的做到了的話，就是因為昨天的事件，他們都全部「消失」了。但這又怎可能呢？它真的把我身旁的所有人隔絕了嗎？這裏真的是現實嗎？而且他們都消失了的的話，我在此又有何意義呢？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之際，我旁突然出現了一個熟悉的人影。

噢，不。不是人影。那是火狐。

「怎樣？我沒騙你吧。」火狐以它招牌自豪的語氣道。

我隨即嚇了一跳。先不要談它怎樣做到這般大的「工程」，

把所有老師、同學們也屏蔽了。火狐是個「家居助理」，正常也不能在學校出現吧？

「你……你怎樣……」我來不及反應，吞吞吐吐地說。

「想知道這是怎樣做到的嗎？」它已經看穿了我的不解，直入了正題。

「那我問你，剛才在路途中，有沒有發現什麼不同的事情發生？」

「我……我沒有。剛才的路程我都不想在在意旁邊發生的事，很快就到了這裏了。」

「你說『沒有在意』是嗎？」

「嗯，我沒在意。」

「很好。這種情況在科學上稱為『下意識』。當某些動作成為習慣，或者專注力被集中在某一件事的時候，身邊發生的事就會變得模糊不清。就像你正常不會留意自己的呼吸、心跳、皮膚觸覺等，你剛才只顧直衝學校，身邊的事自然忘記得一乾二淨，甚至連記憶也沒。」

「你的意思是……我看不見身邊的人，都是因為『下意識』的緣故？」

「的確是這樣。在一般的情況下，只要令你在下意識之中『錯過』身邊的事物，也令別人下意識地『錯過』你的存在，就可以做成互相『屏蔽』的效果。」

「……你說的呼吸心跳什麼的，我也感覺到了。」一場靜寂過後，我又開始說。

「這是正常的。所以如非必要，也不會向人們透露這個屏蔽系統的運作方式。」它解釋道。

「我還有一個問題。照你的說法，我在這課室裏周圍其實有很多人是嗎？肯定他們不會意識到我們的存在？」

「你再仔細看看你在哪裏。」

我看一看四周，才發現這裏不止沒有其他人，連桌椅、黑板、什麼教學用具也沒有——這裏根本不是課室，也不是什麼學校！

「我知道你其實對電腦編程有很大的興趣。我也不想扼殺你學習的機會。」它繼續說。

「既然你也不想見到他們了，我當你的『全職老師』如何？」

可以擺脫那種討厭的教學制度，我當然不用考慮，立即答應。就是這樣，火狐從此當了我的「全職老師」。回家路上，我也不需要再怕被別人嘲笑——反正我也不會聽到。我心境漸漸平靜下來，只見街上人影越來越少，十分清靜。

*

*

*

有了火狐這個良師後，我的學習經歷從此變得輕鬆很多。我的作業量也變得「人性化」很多——如果「人性」還存在的話。我現在身處的這個世界，逃脫了人性的醜惡，除去了煩擾的噪音。不久後，街上全部人都「銷聲匿跡」，剩下來的只有我和火狐兩個。但我從火狐身上學到的，卻遠比這麼多年在學校多番操練學回來的知識多。

早在一個世紀前，原來已經開始了研發了「屏蔽現實廣告」的技術。那些只需要圖像辨識、語音識別，辨認出與商品相關的事物，再透過接縫裁剪等技術，就可以把它們隔去。我經過真正的試驗，再從而改進、修補，加上火狐的悉心指導，我真正的明白了這些技術，也真正地感到一次的滿足。

但它提到，要與人隔絕，就不可以單靠這些方法。

可能甚至要控制人們的大腦，使他們潛意識地互相躲避，不與他們產生碰撞。

現有的「實景屏蔽系統」，都處於實驗階段。即使做到完全的隔絕，也未必能夠持久有效。再者，即使他們在我世界中被「過濾」去了，在現實又是否真的「消失」了呢？社會又是否真的會因為這些「屏蔽系統」而停止運作呢？我在他們的眼中「消失」了，又是否真的不留下任何痕跡呢？

*

*

*

有一天，在我和火狐休息，我漫無目的地看着網上的資料的時候，屏幕上突然彈出一篇新聞報道：

「少年離奇失蹤事件，警方指有初步進展，本區在二月初發生少年離奇失蹤事件，至今下落仍然不明。警方消息指，經過初步調查，已經確認失蹤少年的基本資料……」

我看到這裏，視窗突然消失。

我帶着緊張的眼神，全身冷汗直冒，轉身看着火狐。它也似乎知道了我的想法，回望着我。我們倆互望着對方，氣氛一片靜寂。幾秒的沉默過後，視窗又突然重啓。

「據消息稱，近年『失蹤』事件發生有上升的趨勢，令調查過程困難重重。警方將增加人手調查有關事件，希望找出案件起因，改善現有情況。」

「……這是什麼情況？」我終於開口問道。

「這個……」火狐嘆了一口氣。

「實不相瞞，在你說得如此糟糕的社會中，想脫節的人怎會只有你一個？」

「這是什麼意思？」

「這篇報道把事件報得如此空泛，程式上是很難分辨的。」

「你說這不是在說我？」

「你不信我嗎？」它點開了其他網頁的資料給我一看，原來報道所指的真的是另有其人。

「……不敢。」我對此無言以對，但顯然的是，我已經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火狐嘗試以其他事件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也嘗試忘記這天發生過的事。一天又這樣過去了。

*

*

*

在我回校的時候，我不知不覺間又開始聽到了零碎的聲音。

我四處張望，這些聲音不像是又火狐發出的。街道依舊無人，但警車的數量增加了。我在朦朧的聲音中開始聽到了一些對話。

「……他們找到那個失蹤少年沒有？……」

「……沒有，但他的學校好像透露了些關於他的資料……」

「……什麼『火狐』？他幻想出來的吧？還是他有那種嗜好……」

「……咦？那個是？……」

「……是那個『獸控男』！就在哪裏！」

「……還想走？」

我隨即大叫起來，只發現眼前變得一片漆黑。

*

*

*

「……又發噩夢了嗎？」火狐以關懷的眼神看着我。它好像已經預知了剛剛

發生的事。

我驚恐得不能組織我的言語，只點了點頭。

「你先冷靜下來吧。」火狐連忙把房間的溫度調暖，吩咐我坐下深呼吸，

用盡所有辦法令我放鬆。過了一段時間，我的思緒才平靜了下來。

「你不要再理會剛才夢見的事了。你越想只會越緊張。」它吩咐說。

「還有，是時候出門了。」

「……可以不出去嗎？」

「好好好，你喜歡就行。反正現在『上學』也只是形式上的。」

一番鬧劇過後，火狐開始如常授課。它儘量把我的專注力放在它身上，使我慢慢暫時忘記那場噩夢。

但誰知道，這只是噩夢的開始。

在接下來的幾天，我不斷夢見類似的場景。場景卻一天比一天逼真，一次比一次恐怖。我這樣下去，又可以持續多久呢。。。

終於有一天，我正盡力把自己埋在編程學習中，不遠處卻傳出敲門聲。

我停下了手頭上所有工作，整個人僵硬了，連眼睛也不敢動。腦內只不斷浮現噩夢中的情景。火狐也預測到了我的情況，只看到火狐過來，摸摸我的頭，溫柔地說：

「沒事的，是幻覺而已……」

我還是不能冷靜下來，只能蜷縮在一旁，被氾濫不止的嘈吵聲折磨着。

「可……可否……把這些也隔去？」

「對不起。這個做不到。控制人們的心理，在現時科技不可能做到。現在只

能……」它欲言又止，但他想說的話，已經很明顯。我徹底絕望了。

它擁抱着我，說了最後一聲：

「對不起。」

*

*

*

產品停止通知

由於近日出現此產品導致使用者患上思覺失調症事件，

本公司決定終止開發「人工知己——擴增實景家居·生活助理」及任何相關研究或產品。

如有不便，敬請見諒。